

三幕抗戰劇

夫與妻

蔣雄影著

魯覺吾主編

青年出版社印行

三 幕 抗 戰 劇

夫 與 妻

蔣 雄 影 著

魯 覺 吾 主 編

青 年 出 版 社 印 行

夫與妻 (三幕劇)

人物：

陳一豪 中學教員，三十五歲。

馮劍霞 其妻，某司令部監印員，三十四歲。

福兒 其子，十二歲，小學生。

馮得權 劍霞的父親，失意軍人。五十五歲。

韋冰凝 得權的外甥女，父母早亡，寄居陳家的苦學生。二十二歲。

何克仁 醫生，東亞藥房經理，三十六歲。

秦瓊英 冰凝的同學，二十歲。

王四 張家的僕人，二十多歲。

王媽 王四的母親，陳家的女僕，四十七八歲。

錢牛 流氓，二十多歲。

張大漢 賣菜的小販，四十多歲。

夫與妻

學 琴 東亞藥房の學徒、說話有的結已。

憲兵隊長

憲兵甲

憲兵乙

夫與妻

(三幕)

第一幕

佈景：

一間簡樸的書房兼客廳。後壁偏右有一門，通寢室，左壁有門通廚房。右壁前有一門通外院。離門不遠的地方，有一玻璃窗，現正打開，陽光從外面映進來，給室內增加了不少的生氣。

室內後門的右邊放着兩個書架，門的左邊有一衣架，架上挂着一件女人的大衣和小學生的書包。衣架的左方有一梳妝台，台上放着化妝品。靠右窗斜放着一張書桌和一把圈椅，桌上陳設簡單的文具。室的中央放着一張圓桌，桌上零散着幾張報紙。

開幕時，章水潑倚着圓桌看報章。她穿着藍布短褂，黑色鈕子——這是她以前在學校裏的制服——她怕弄髒了這唯一的衣服，所以在上面罩着一件白圍裙；這使她那健康的身體，圓潤的面龐，格外顯得精神而活潑。

她興奮的翻閱報紙，臉上時而顯着緊張，時而顯着失望的表情，當她看到「晉東我軍大捷」的標題時，就拿着報紙跳到書架旁，抽出一本地圖來，伏在桌上展開。

她的表姐馮劍霞雖是三十四歲的婦人，但還有相當的姿色，因為在某司令部當監印員，且善於社

交，所以常把眉毛畫彎，嘴唇塗紅，以致常遭她丈夫陳一豪的厭惡。

現在她穿着時髦的旗袍，由後門焦急的走出，她有見冰凝領心由看地間，就輕輕的走到她的背後探看，彷彿要抓住她的什麼祕密似的。當冰凝抬頭，忽見背後的人影，不覺吃了驚。

冰凝 啊！袁姐！

鄧霞（冷冷地）怎麼啦，冰凝？

冰凝（略候平靜）我們的軍隊，在晉東方面又打了勝仗了。

霞 原來是這個喜信兒，我還以為你中了什麼獎券呢！

冰凝 這不比中了獎券還要高興嗎？

霞 怎麼？你有一個前人在那兒？

冰凝（含怒）姐姐！……

霞 瞧！你又生氣啦。

冰凝 姐姐總喜歡刻毒人。

的，就把國救啦？國兒病得那樣厲害，也沒個人影兒去看一眼。

潑 剛才打電話給東亞藥房請何克仁大夫，他說看完兩個病人就來；怎麼到現在還不來呢？（放下報紙預備出去）我再到隔壁去打電話催催他。

霞 算了吧，借人家的電話怪討厭的，何大夫向來不說謊，等一下就會來的。

潑 近來何大夫好像同我們特別拉近！……

霞 你這孩子小心眼兒才多呢，何大夫不是無論對誰，都是笑眯眯的樣兒嗎？真是！像他那樣的大夫又和氣又有本領，到那兒不受人家歡迎呢。

潑 可是說他閒話的人很多呢。

霞 你聽見了什麼？

潑 人家說他是漢奸。

霞 （冷笑）漢奸！這個名詞兒到摩登。唉！這個年頭誰播得住人家說閒話呢，那些吃飽了的鸚鵡，悶着舌頭怪癢癢的，不舉舌做什麼？何況何大夫經營的東亞藥房，生意是那麼興旺，他的醫道，又一天紅似一天，也難怪那些飯桶的醫生，倒霍的藥房，咕咕咕咕的吐酸水了。

邊那些話，並不是從醫生和藥舖裏傳出來的。

霞那麼，一定是那些風騷的女人撒了謊了。（坐在圓桌旁）凝妹，你還不知道一個有趣的新聞呢，自從倚大夫那個日本老婆死後，三個月的工夫，他連接的收到七十八，不，八十七封向他求婚的情書，什麼，「親愛的哥哥呵」，「我的心肝呵」——啊！我的肉都麻了！

凝（好奇的）他都回答了沒有？

霞那些女人，要是都接到他一封甜密的回信，開話也就沒有啦！

（王四由左門進）

王四陳太太，不，馮先生……

霞這下子你可改過口來了。

王是的，自從那次知道您不愛聽「太太」這個名詞，小的就再不敢弄錯了。唔，馮先生，司令部里給您來了電話。

霞我就來接。（走到梳妝台前，修飾面容。）

王是，（欲下）

霞 張局長，你們張局長在家嗎？要是三缺一，可別忘了來找我。

王 張局長還沒起床呢。玩牌的時候，一定來請陳！不，請馮先生。

霞 來。我有話同你說。（王四走近）你的媽媽現在還閒着嗎？

王 可不是。自從您打發她回去，直到現在還沒有找到活兒幹。唉！要不是她累着我，我早就當兵去了。

霞 你想當兵？當兵要玩兒性命的，那有您現在這事兒舒服。

王 再別提舒服，要不是爲了幾個養命錢，鬼才幹這事兒。老爺通宵的跟客人打牌，我得熬着眼兒在旁邊燒烟倒茶，好容易熬到天明散了場，剛躺到牀上合着眼皮，小姐就打發老媽子來叫我送情書；回來只要跨進大門，太太就該指着您臉上罵，（模倣女人的腔勢）「你這懶骨頭，又跑到那兒去睡覺啦！」然後等着看戲呢，還不快去定座兒！一真的！這樣活着倒不如上前線去痛痛快快地殺幾個日本鬼子。

（冰潑聽「王四」的話，深表同情）

霞 別着急，將來我替你做個好事情。哦，你認識亞東藥房的經理何大夫嗎？他現在正要找幾個

夫與妻

（瞟了冰灘一眼）不，也許等幾天我叫你媳婦回來呢。

王 那就得謝謝了。唔！電話還掛着，請您快去接罷。（下）

霞

就來，（到衣架上取大衣邊邊說）真是，我叫一豪改行，他還跟我鬧氣呢，當個影教書匠有

什麼意思？弄到現在連電話也安置不起，老借人家的，自己也不覺得難為情。你看，隔壁張家大老爺，做了一任局長，現在家裏陳設得多麼闊綽啊！（由右門下）

（冰灘向她藐視的一瞥，仍然伏在桌上看地圖。秦瓊英由左門進來，他是女子師範學校的學生，穿着合身的學生制服，手裏拿着一個紙捲，臉上顯着緊張的神色。）

秦 冰灘，有什麼消息？

冰灘 （跳去和她握手）我們的軍隊，在晉東又打了勝仗了。

秦 這個消息，昨天我們就聽到了。

冰灘 還是你們的消息靈通，你看，我整天在家裏掃地抹桌，洗鍋刷碗，連看報的自由也沒有。

秦 冰灘，你現在失了學，全校的同學都為你惋惜呢；像能這樣聰明能幹，辦事又負責的同學，如果還跟我們在一起，我們的救國工作會格外緊張起來的。（看見冰灘有點難過，用話安慰她）

冰凝，你別難過，只要我們把日本打倒，將來求學的機會多着呢。

璦姐的話很對；但我決不是因為失學就悲傷，我是覺得寄居在這個家庭裏，看不慣的事情太多了。

秦 陳先生不是很好嗎？

璦 豪哥當然是很好，我是說我的表姐思想太落伍了。在這國家存亡的關頭，她還在做着升官發財的迷夢呢。說也奇怪，記得從前她是很好的，對我也很親熱，當我的父母被日本鬼子害了的時侯，她親自把我接到這裏來，情願供給我求學，不知怎的，這兩年來可改變了，她不但不讓我上學，而且把我看成眼中釘了。（低頭垂淚）

秦 不要灰心，喚醒這般醉生夢死的人，也是我們應盡的責任。1時1陳先生還沒有回來嗎？我是代表全校同學來和他接洽一樁事情的。

璦 他今天早上臉也沒洗，就匆匆忙忙地出去了，直到現在還沒有回來呢。璦姐，你們跟他接洽什麼呵？

秦 他今天不是要動身到太原去嗎？

凝 今天勸身？

秦 怎麼！你還不知道，他已經向學校辭職啦。

凝 我是知道一點的；不過沒有料到這快，瓊姐，在我表姐跟前，千萬別提這樁事情，她是缺乏國家觀念，民族意識的人，一定反對他到太原去做秘密工作的。三個月前豪哥決心從軍去，好心的同她商量，她不但不同意，而且鬧了好幾天呢。

秦 （詫異）唔——他們夫妻的感情怎麼樣？

凝 本來還好，但是這幾年來不知怎的，她老是嫌豪哥當個教書匠，不向昇官發財的路上走，同時豪哥也嫌她愛鬧塵登，跟些不三不四的人來往，所以近來兩個人常常的鬧氣……（劍霞氣憤憤地由右門上，把大衣扔在椅子上）

凝 一豪還沒回來嗎？孩子病在床上，我叫他買兩斤梨兒帶回來，直等到現在，——嚶！秦女士早來啦！陳先生上午到學校去上課沒有？

秦 沒有看見他。

凝 今天是星期四吧。上午沒有他的課。

霞 那麼他到那兒去了呢？這幾天他總是慌慌張張的，好像家裏的板凳上長上了刺，坐也坐不住，我在司令部裏雖然是個掛名的差事，也得去畫畫到啊！

凝 豪哥也許是把功課表看錯了。

霞 （尖酸地）你爲什麼不提醒他呢？他平時那樣聽你的話。

凝 （憤怒地）等他回來。我叫他當漢奸去，看他聽我的話不！

霞 瞧！你又生氣啦，秦女士，你看我們表妹近來長的多麼可愛，你們也不替她介紹一個男朋友，好讓她痛痛快快地發發脾氣，冰凝越加憤怒，正想報復時，何克仁攜一皮包由右門進。他的身材短胖，穿着一身漂亮的西服，他那光滑滑的分頭和兩撇短鬚，充分表示他的東洋化。

仁 對不住，對不住，來遲了，不是那個肺病鬼搗麻煩，我早到這兒來啦。

霞 （接過皮包來放在圓桌上）太客氣了，我們老是打擾何太夫。

仁 那裏話，像你們這樣愉快的家庭，只要有機會，我是十分喜歡來呼吸點新鮮空氣的。

霞 （讓何克仁坐在圓桌旁）請坐，凝妹倒茶來。

仁 晤！韋女士近來好嗎？（看見瓊英轉向劍霞發問）這位？

霞 這是秦女士，冰瀾的同學。

仁（鞠躬）秦女士好？秦女士，這個娃娃兒叫起來真好聽。（故作吟味的神氣）秦——秦——記得紅樓夢上也有一個姓秦的女士，（苦索）那是……

霞 那是秦可卿。

仁 哈哈！對了，近來我的腦子被阿斯匹靈弄昏了，需要打幾針補一補。（看見冰瀾和瓊英始終表示鄙視的態度，自覺無趣，於是轉變話頭）怎麼？陳先生公幹去了？

霞（因為冰瀾不動，自己倒茶拿煙）他整天窮忙罷了。

仁（接着從口袋裏掏出打火機來點着紙烟）陳先生替社會熱心服務，總是不知疲倦的，將來運氣一到，起碼還不做個簡任官，哈哈！少爺有點不舒服嗎？

霞 燒得很厲害。

仁（起身）現在看看嗎？

霞 他躺在房裏，就請何大夫移移步吧！

仁 好。好。

（劍霞打開後門，何克仁拿着皮包隨着進去。瓊英和江凝以藐視而嫉恨的眼光送着他的背影。）
（低聲）什麼東西！

漢奸！

秦（打開紙捲）噢！這裏有一封信，請你交給陳先生。（給她信）這次我們對於陳先生實在抱歉，我們本來打算今天下午開個聯合會歡送陳先生和其他的戰士！不料上午十一點半鐘，他們就要到車站集合在這短促的時間裏，來不及開會了。所以大家公推我代表把這封信送來，表示我們的敬意和希望。（臉上浮着希望的微笑）等他們勝利了回來，我們要開一個盛大的歡迎會呀！

豪哥回來，我一定把瓊姐的來意告訴他。（焦急地）他不會不辭而別吧？
秦不會的，早晨他向學校辭職的時候，要求將上月份應得的薪水通融發給他。好拿回安置家眷，幾乎和校長衝突起來。

凝這個老頭兒不肯通融嗎？

秦通融了還說什麼？他板着那副鐵青的老臉，只說上月的薪水，教育廳還沒有發下來，公事是要公辦的。

凝 他拿學校的存款做買賣，就不公事公辦啦！後來怎樣？

秦 後要激起了同學的公憤，當面罵他「漢奸」，他看來勢不對，就叫會計把錢送給陳先生了。（冷笑）哼！虧他好意思說，陳先生的薪水本來應得七十九元六角七分，爲鼓勵他熱心愛國起見，整整地發了八十元；還說，誰再罵他是漢奸，未免太冤枉了。

凝 （不禁大笑）不要臉的東西。

秦 唔！我該走了，同學們還在等着我呢。等會兒，我再來送陳先生，再見。（下）
凝 再見。

（冰凝送到門口即轉身立桌旁沉思，俄而舉首微笑，好似決定了一件重大的事情）

凝 （自語）對！我決定跟他走。（興奮的到梳妝台的抽屜裏，拿出幾件零星的物件由左門下。

劍霞和何克仁由後門上。）

仁 放心吧，小爺只是有點感冒，吃兩片阿斯匹靈就好了。

霞 融兒每次不舒服，總愛吃何大夫的藥，而且一吃就好了。

仁 （得意的笑）哈哈！這就是我和別人不同的地方了。我在東京研究醫學的時候，井教授特別

喜歡我。教了我許多製藥的祕訣，給少爺配的藥，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！哈哈！

霞 像何大夫這樣聰敏能幹的人，走到那兒，不受人家歡迎呢！

仁 不敢當，（看見桌上掀開的地圖和報紙，態度忽變）啊：陳太太倒很關心國事！

霞 那裏，這是冰凝剛看的。唉！近來這孩子，不是看報啦：就是翻地圖，好像那裏藏着什麼寶貝似的。

仁（冷笑）哼！那就所謂愛國啦！（坐在書桌旁）剛才那位秦女士來幹什麼的？

霞 有什麼正經事，無非又是來找他們開會去。

仁 找章小姐，還是找陳先生？

霞 有時找一豪，有時找冰凝，反正你來他去的，像廁所裏面的蒼蠅，真是討厭極了。

仁 也得預備蠅拍子！（少停）真的，陳太太，我以為國是可以愛的，可是整天的開這個會啦，開那個會哪！我不大贊成，白白的耗費許多精神，就是打維他命補針，也填補不上呢。說不定撞出什麼亂子來，豈不糟啦。

霞 可不是嗎，我也常常跟們這樣說，無奈……